

野 桑

作 荻 蘆

種 一 第 書 叢 社 場 詩

册数
售價 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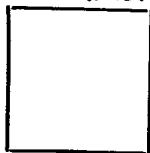
野 桑

作 荻 蘆

種 一 第 書 叢 社 場 詩

1937, 5, 20.

版權所有



桑野

一九三七年五月廿日初版

實價大

實價九

作者 蘆

荻

出版者 詩

場

社

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

上海群衆雜誌公司

各支店均有代售

獻詩

——給一位摯愛的朋友

沒有什麼給你：

朋友，

這世界太荒蕪了，

需要人工開闢，

『田地等着耕犁，

荒草需要着鐮刀』

舊的需要發掘，

新的需要創造；

生命好比一粒種子；

落在這世界的園地；

需要向上生長，

需要生長成一棵遒勁的樹。

培養牠；

不管一點一滴，一寸一尺，

但問耕耘，

不問收穫！

蒲序

今天，結算清過去的賬：
灰黯的朦朧的讓它躲藏，
把住一個健康的心，
不再兩腳茫茫踏着黑暗，
撥開雲霧看一看青天，
新的日子不許幻想，
生活不是爲了貪慾，頹唐，
趕掉怯懦的已往，
苦難中鑄鍊新的信仰。——
燃着真理的火把步步挺進，
東方突起了一血紅的太陽。

如果這是詩人蘆荻的誓詩，那麼根據他的「苦難中鑄鍊（出來的）新的信仰，」而且正是「新的日字不許幻想，生活不是爲了貪慾，頹唐，」一枝筆努力邁進新詩世界，他的未來的成就，真是無限量，而這麼一冊詩集，在此年此月此日出現於詩壇，在他，在我們，不是很值得紀念的嗎？

這冊集子裡總括了蘆荻詩人的過去的賬。——然而，檢討起來却也不像新月派殘餘詩人那般的充滿了靈魂和愛，或現代派詩人的悲哀，頹喪。對於新詩歌的大衆化，對於新形式的製作，比起溫流來雖然不免有點差異，沒有溫流的自然流露的音調，偶然也有一些材料沒有通過濃厚感情的融會，洗練，陶冶，但是，面對着社會現實，在「工廠頌」，「怒濤吟」，「珠江之歌」，「練絲」，「我們的家鄉」，「碼頭曲」，「新年曲」，「舊的世界」裡，他業已充分表明了他確已把握住了新詩歌的唯一武器——表現與歌唱，而且已經有了相當的力量。

請看「工廠頌」裡的蘆荻的熱情是多麼激盪：

工廠，

你偉大的物質的製造者啊！

在你的胸臆中，

你燃燒着宇宙的熱力，

你激動着時代的靈魂，

你充滿了生的強力：

你改變自然，創造歷史，

在你的偉大的熔爐中，

你咆哮，你震盪，

你叫醒弱者的心：

把他們一顆顆聯起，

跟回你的鐵輪飛奔！

是你推動人類生活的進展，

是你內蘊着二十世紀的火星，

是你劃成人類集團的界限，

是你鑄鍛自然的精美。

嗚；工廠，

你物質文明的嫻姆，

你偉大的製造者，

在你的胸膛中，

你已撥响了歷史的琴絃了呵！

——一九三六年十月——

適應着新浪漫主義詩潮的來臨，這一篇不是很有特色嗎？

另外，作為國防的歌唱，在氣魄及音調的雄渾上，「珠江之歌」是堪與「工廠頌」媲美而或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茲節錄一些以見一斑：

珠江，珠江，

你流不盡的珠江，

你歷過多少世紀的風雨？

你飽受過多少的滄桑？

.....

你日日夜夜在奔流，

你日日夜夜在激盪，

你衝激着青年的兩方，

你洗滌過豐富的平原和沃壤，

你是革命的標幟，

你的熱情翻湧着巨浪，

你閃爍着自由的波光！

我們歡迎你，

歡迎你向前勇往，

.....，

.....，

其他·長詩「桑野」有具體的表現，敘述，間中也有不少抒情的好音調。——但是，我不想再行拖長我的字句，反正，依由他的誓詩及「怒濤吟」，今後的蘆荻詩人，必定會愈加把握住他的利器——表現與歌唱，而為我們的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盡點力量的。

蒲風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

雷 序

我對目前中國詩壇向着新的路線開展，及許多青年詩人勇敢地努力，抱着無限的樂觀。

我們的詩壇該是合奏着時代之種種現實的本質和追求光明，自由，真理的熱情底交響樂。尤其是直面着民族解放鬥爭的現在，我們的詩歌「該是祖國的喇叭，加農砲，田雞砲，」共同響應着「吹吧，喊吧，轟吧，殺吧！」（海澄）而同時每個詩人都應有「我的誠實的詩呵，像箭一般地飛呀！向前，高高地！離開腐敗味的泥沼！」（白德炳）的這個反省與自勗。但那決不是空洞的口號或公式化的標語的複寫；我們的詩歌該在新寫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冶爐中鍛鍊出來，具體的形象化地表現和強烈的真實底抒情，以我們盡可能的手法與熱情武裝我們的詩歌，我們的詩歌要成爲富有戰鬥性的藝術，高爾基說：「藝術本質上就是戰鬥。」這樣，我們才能在解放鬥爭的展開上，「以詩和刺刀」擊潰

我們的敵人和「防衛我們的祖國」

無疑地，蘆荻也是向這塊大的前途進展着的一位南中國的青年詩人，他生長在我們革命策源地的鄉土，他歌唱着這鄉土的尖銳地矛盾着的現實底各面，他赤裸裸地暴露崩潰中的生活動態。——「桑野」這首敘事抒情詩是最具體的表現，他把故鄉的農民生活的根據，（桑野），用婉逸的筆致畫出往今懸殊的情況，這情況，不但在他的故鄉，在我們的中國的以種桑為唯一生活手段（一般種田人也如此）的農村都同樣厄運的地呈現着。

然而他解剖這「桑野」，我們可看出在天災下加上人為的重重禍害。他懷戀地敘述過去的盛況後，把可怕的後身揭露出來：

柴門零落剩幾隻鷓鴣大，

楊柳飄拂着灰黯的黃昏，

戶戶人家給廢索罩住，

活流流河水也寂寂的凝止！

秋天，春天，

蠶兒吐不出青色的絲，

結不成金色的繭顆，

桑樹也垂垂欲謝○』

然而「蠶繭的價錢却如泥土，小百姓吻着飢餓憔悴的原野」當中，「甚麼田畝捐，築路費，警衛費」被迎着「限期要繳出拖欠的欸稅」。於是有的賣兒女，有的賣房地來攤償。在「洋庄絲價格天天低落」，「人造絲奪去了天然絲的行市」的洋貨侵襲下更體無完膚地破產了。

最後作者不勝慨歎地叫道：

『桑原默默的死去！

桑原默默的死去！

死去你那時再搖曳着一串串

紅熟的桑棗？

你那時再養育這村莊的兒子？

你那時把你碧綠的青衣來換掉目前的枯槁？

你那時使大地復甦！」

連繫着農村的破產，都市的勞動者的生活也必然惡化地貧困，我們看了「縲絲」可知道：

「我們纏成了絲沒衣穿，

我們練成了絲生命短；」

當「苦痛重重的壓在我們身上，」而未知「我們那時才改行；」時，作者以「看煎在鍋裏的繭兒，命運呀同我們一樣！」的感傷句字做煞尾。

以「歌」的形式「奏出農村及都市的哀調的還有「我們的家鄉」，「水車曲」，「賣糠謠」，「夜織歌」，碼頭曲」等佳作。

但，整個民族的危機的動脈，也深深地抓住作者的感覺世界。他對失了家園的同胞作出「流亡小唱」，他為前方抗敵戰士煽起後盾的情焰：

「全民族要用血，

寫成中華民族解放的歷史。」

全民衆要用骨，

築起中華民解放的堡壘」（贈綏遠將士）

就是對彎在南國之南的珠江，他也象徵的地叫牠北冲，希望和黃河，長江「匯成一條時代的洪流，再捲到東北的熱河，遼寧，黑龍江。」

不過在別的幾首抒情詩歌中，作者堆砌着缺乏實感性的抽象詞句，（如「今天」，「怒濤吟」等）

甚至有些只表現一個事象的側面，如「擔泥歌」，沒有顯示這「泥」的所有主與奉仕者之間的生活形態（或物象）的對立，甚至最後一句：「飢呀寒呀莫偷閒」代替了憎恨惡劣生活的感情。而「工廠頌」更是勞働的誇張，像陷於未來派的力學的單一化和表面化；因而這工業軀殼內包着的諸素質沒有何等的揭示。

雖然有着這點小疵，但從這詩集的大部分作品看來，我相信每個讀者都定評這位詩人是有充分的才能與遠大的前途的，我期待着作者不斷地把更大更豐實的收穫貢獻於詩壇，貢獻於中國的大衆！

雷石榆

一九三七·五·十四·夜于福州

目錄

雷 蒲 獻
序 序 詩

桑野·····	一
夜織歌·····	一八
水車曲·····	二二
線絲·····	二五
賣糠謠·····	三〇
流氓小唱·····	三一
珠江之歌·····	三六
碼頭曲·····	四〇
擔泥歌·····	四一
我們的家鄉·····	四七

別廈門·····	五二
登吳淞砲臺·····	五四
送友人赴東京·····	六一
贈殺遠將士·····	六三
出獄·····	六五
怒濤吟·····	六九
舊的世界·····	七一
新年曲·····	七二
今天·····	七四
工廠頌·····	七五
我歌唱·····	七七
後記·····	八一

桑野

我走着，走着，

走向故鄉的桑野，

桑野，綠油油無際的阡陌——

生長我的媽媽，

你教給我老實和質樸；

我吃過你的乳液，

我受過你的薰冶；

我記起幼年，

在你的懷抱，

享受你親切的慰撫，

你給我單純的生活，

烙下我溫情的印記。

在春天裡，秋天裡，

我穿過小溪蘆葦叢中，

我穿過村莊前茂密的樹林，

我穿過菱荇繁生的野塘，

然後，我穿過你濃蔭的行徑，

你是那麼和諧，溫靜，

絆住我的感情，

我站在你濃蔭底下，

你幽鬱着綠的氳氳，

裝點着平淡的原野，

你的葉子密密的覆蓋在它上面，

一個綠的海，

一片綠的廣原。

在你的東邊，你的西邊，

你啣着幾座恬適的村莊，

村莊遙映着叢茂的桑樹，

廣原的風掠過村莊的閭里。

閭里，幾百家的門戶——

你養育大的，你親生的兒子，

他們儉樸，謹慎，勤勞，

憑着你的教訓，耕稼生聚，

有幾十年幾百年，

不知多少年遠的歷史；

他們從秋到春，到夏，

一年四季飼養蠶和魚。

正月裡，桑頭標發出嫩芽，

他們開始春耕：

墾殖，播種，培土，

生活的希望，

寄在這新綠的原野。

鄰舍間，

門巷裡，

溪流上，

攜着鋤頭，

挑着筐子，

划着小船，

向桑地上去，

在施肥，

在撥泥，

在除草。

他們傳播着一片勞動的歌聲，

歌聲蘇醒了廣濶的原野，

原野，正月，二月三月的過去，

桑葉綠滴滴染上村莊的人家，

家家兒女趕着去採摘，

村前村後擺滿繭箔和桑籬。

頭造蠶養了幾張紙，

二造蠶養了幾張紙，

不分日夜替米過窩，

蛾眠，二眠，三眠，

大眠一直下去，

像護士一樣看護蠶子，

切桑，上箔，埋爐。

從卵生的日起，

到吐絲結繭時期，

算不出他們經過多少工夫。

蠶熟的日子，

小兒女，老太婆，

擠滿巷陌，

快樂地談笑，

這一造好，

那一造好。

老婆婆希望賣了繭聽得個好媳婦，

小兒女希望賣了繭上高樓去。

繭，孕育着他們生活裡的希冀，

繭，他們辛苦的血汗的成果，

每逢年節的時候，

村莊前的大廟燒滿香火，

女人們磕着頭禱告，

多謝菩薩降福給時造。

每逢三六九，一四七墟期，
村莊前小河的船艇，
一簇簇流過，
載着桑，載着絲，
載着一籮籮金色的繭顆，
趕趁墟上的行市；
行市上人如蟻聚，
你一夥，我一夥，
大家爭搶着生意。
維盛絲廠買了多少，
永棧絲廠買了多少，
剎那間貨如流水的湧去，

大家臉上鑲滿歡喜，

高樓上熱鬧得震天價响；

鄰里間街談巷議，

黃昏暮靄籠罩着村莊，

他們帶着新鮮的活氣，

在門前圍坐着家人婦子。

吃酒肉，燒蠶紙，講世事，

全村洋溢着生機，

大家喜滿眉宇。

這樣的度過許多日子，

日子一天天過去，

今年的寒暑到明年的寒暑，

歲月的流轉跟着時勢變異，

村莊的景物也改變樣兒：

桑野掠過死靜的風，

柴門零落剩幾隻鷄犬，

楊柳輕拂着灰黯的黃昏，

戶戶人家給蕭索罩住，

活流河水也寂寂的凝止。

春天，秋天

蠶兒吐不出青色的絲，

結不成金色的繭顆，

桑樹也垂垂欲謝；

墟場上的絲廠，

咽住了尖叫的汽笛。

男人們碰着，眉頭鎖上了繃痕；

女人們碰着，抽一口悶氣；

父老們絮絮地埋怨着：

世界變得那麼奇異，

追想着他們年輕時的日子：

一吊錢繹十多升米，

一吊錢買十多捆柴，

一造窰够得幾個月生計。

六月裡，

七月裡，

村村酬神建醮，演戲，

他們怎樣的熱鬧，

扒龍艇，舞金獅，

殺雞割猪祭宗祖，

大排筵席，宴飲，

這豐熟的歲時。

那曉得光景一天天變異，

天變，地變，人變，

什麼都變得稀奇；

一塊錢只够糴六七斤米，

一塊錢只够買五六十斤柴，

蠶繭的價值却如泥土，

小百姓吮着飢餓憔悴的原野，

桑樹標不出嫩芽；

家家戶戶累築起山樣高的稅債，

什麼田畝捐，築路費，警衛費，

鄉公所，區公所，

三日一次，二日一次，

派來幾個警衛，

要找鄉長里長查辦，

限期要繳出拖欠的稅款；

不然，立刻抓人去。

男男女女噤不出聲，

鷄犬也不敢鳴吠。

隔離的老三，賣去三歲的小女，

對門的阿七，

典押了祖宗三代遺下來的房地。

一五一十把債項攤還，

光下自己一條身子；

日間在田埂邊束着餓肚，

夜間睡在廟門的角落裡。

村落黃昏鼻不出炊煙，

桑野長滿了青蒿和蔓草；

小孩兒哭着媽媽喚肚餓，

老婆婆像一棵乾樹的枯死。

壯丁大家離散到都市，

拉洋車，築公路，當兵士，

剩下我們這羣快鑽泥土的老傢伙，

醜着這世界如雲煙溜過，

今天希望明天，

今年希望明年，

洋庄絲價格天天低落，

二百兩銀一擔貨，

人造絲奪去了天然的行市，

里巷再聽不到機杼聲，

紡織女兒走出都市當傭女。

土貨敵不過洋貨，

天然縐比不上摩羅綢，

洋鬼子真「八寶」。

我們天天聽着甚麼復興農村？

我們天天聽着甚麼抵制洋貨？

但我們却看不到一點點效果。

如今村莊上剩不到幾戶人家，

田地也變成了廢土；

空屋頂上掠過陣陣的烏鴉，

桑野默默的死去！

桑野默默的死去，

死去，那時再搖曳着

一串串紅熟的桑棗？

那時再養育着這村莊的兒子？

那時把碧綠的青衣，

來換掉目前的枯槁？

那時使大地復甦？

我走着，走着，

踏過我的故鄉，我的家，

投進你的懷抱；

我獨自在你的蹊徑徘徊呵，

你寂寞的寂寞的，

過着這寒愴的日子！

一九三七，五，四日

夜織歌

一更織，

二更織，

黃豆的燈光，

織昏了眼睛；

沉重的鐵梭，

織破了指頭，

悉索，悉索，悉索，

織破黑暗的沉寂！

一更織，

二更織，

背子彎了織不完，

腿兒酸了腰兒倦，

明朝趕着趁早市，

織起一匹換米煮！

一更織，

二更織，

聲聲織碎我的心，

日日夜夜够辛苦，

兩餐吃盡力氣磨，

織到渾身汗浸着！

一更織，

二更織，

三更手未歇，

織完一尺又一尺，

「工字沒出頭，

米貴兼閏月。」

沙盆播米煮稀粥，

肚餓那時擺得脫！

一更織，

二更織，

一寸綾羅一滴血；
不覺織到五更天，
悉索悉索魚肚白！

一九三六，五，十二〇

水車曲

涓涓，涓涓，

涓涓，涓涓，

一聲聲踏碎了車輪；

車輪呼喊出勞動的疲倦，

我們一夥兒，

管不得腿兒酸！

涓涓，涓涓，

腳兒硬冰冰，

車輪轉轉旋，

我們一夥兒，
管不得骨頭賤！

涓涓，涓涓，
塘水寸寸乾，
魚兒遊水面，
我們一夥兒，
管不得冷和暖！

涓涓，涓涓，
桑樹已凋零，
窮年又逼緊；

租稅催，
魚兒賤，
我們一夥兒，
管不得吃和穿！

繅 絲

熱騰騰的蒸汽，

瀰漫了黝黑的工廠；

年青的粗健的姑娘，

攏合在一塊地方，

一行行的排坐着，

個個埋頭工作忙。

皮帶嗒嗒的奔放，

機器軋軋地叫響，

一條絲穿起每個伙伴的心，

姊妹們的血液怒潮般激盪。

汽鍋的水躍躍沸騰，

水蒸汽向上飛奔；

繭兒在鐵窩裡個個翻滾，

絲兒一根根的抽上絲車的身。

從東方發白的時候起，

返工的汽笛嗚嗚嗚；

抖一抖睡眼的疲倦，

連忙要趕到工場。

一天工作沒休息，
繭兒籬籬的抽光；
黑色的蠶蛹屍體，
串串飄浮沸水上。

絲細繭多手作痛，
巡行老爺不放鬆；
他們的鬼眼好犀利，
多搭一個繭兒也扣工。
他們這一班瘟疫鬼，
還愛和人家打着哈哈的笑容。

火熱的夏天，

沸沸的煎灼着；

額上的白汗像粒粒珍珠，

咬緊了牙關讓它熱死，

筋肉一天天瘦下去。

我們暗地好心傷，

爲了絲兒把青春葬，

十八廿二沒有幸福享，

這兒是我們的屠場。

我們練成了絲沒衣穿，

我們繅成了絲生命短；
綾羅綢緞只合有錢人家用，
窮人的一切辛苦都不算。

苦痛重重的壓在我們身上，
我們那時得改行；
看煎在鍋裡的繭兒，
命運呀同我們一樣！

一九三五，十一，廿七

賣 糠 謠

賣糠，賣糠，

有誰買我的老糠；

老糠賤，老夫窮，

賣了老糠救飢荒！

賣糠，賣糠，

三日斷了兩日糧；

從東鄉，到西鄉，

東鄉西鄉也飢荒！

流亡小唱

我們沒有家，

也沒有鄉，

我們是一羣流氓，

到處流浪，

流呀流，

流向那方？

六年來，

我們踏破了腳跟，

走遍了長城山海關，

走遍了故都和海上。

回望着我們東北的廬宅，
做了敵人的營房，
回望着我們東北的原野，
做了敵人的機場，
我們却要在天涯飄蕩！

從朝到暮，

從北到南，

從飢餓到飢餓，

我們跑折兩條腿。

還記起西風裡的高粱？

還記起青紗帳？

還記起肥沃的田野？

還記起大群的牛羊？

什麼時候我們失掉了家？

什麼時候我們骨肉流離？

什麼時候我們給趕離土地？

什麼時候……

我們還記起？

我們想念着故鄉，

想念着妻兒和爹娘，

我們喲！

妻兒分散，

爹娘餓死，

南北流離！

而今，到處是我們的家，

在早晨，在黃昏

我們走着茫茫的路，

我們追求着生的前途！

我們的腳底，
刻下苦痛的痕跡；
我們的臉上，
染上灰黑的風塵；
我們喲，
茫茫的一羣！

一九三六，十月

珠江之歌

珠江，珠江，

你流不盡的珠江；

你歷過多少世紀的風雨？

你飽受過多少的滄桑？

如今，你又填成了新的堤岸，

裝起了新的樓房！

你流過多少的血汗，

幾百萬的人民活在你的懷中，

他們抵受着侵蝕的風霜，

抵受着震撼的波浪，

抵受着猛烈的太陽。

你日日夜夜在奔流，

你日日夜夜在激蕩，

你衝激着青年的南方，

你洗滌過豐富的平原和沃壤！

你是革命的襟姆，

你的熱情翻湧着巨浪，

你閃爍自由的波光！

我們歡送你，

歡送你向前勇往！

你筆直的奔流到北方，

北方也翻湧着澎湃的巨浪，

黃河，長江在咆哮，震蕩，

你和他們匯成一條時代的洪流，

再捲到東北的熱河，遼寧，黑龍江，

你和你的兄弟握手，

匯流着同一的方向，

淹沒了敵人的堡壘，

沖毀了敵人的營房，

萬里長城，山海關，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不能讓它們淪亡，

你伸展開巨大的臂膀，

浪濤裡湧出鋼鐵的力量，

浪濤裡濺射寶劍的光芒，

太平洋的波浪也爲你震蕩

珠江，珠江，我歡送你，

你激昂的熱情爲祖國奔放！

你奔流吧，你咆哮吧！

你洗刷我們東北的故鄉，

你要把一切的骯髒沖往太平洋，

太平洋上响亮着彌天的歌唱，

歌唱你，珠江，珠江！

一九三七，四，廿七

碼頭曲

這兒是浩浩長流的珠江，

這兒是南國底咽喉和心臟；

這兒是我們吃宿的場所，

這兒佈滿了烟囪與桅檣。

黑煙飛滿天，

汽笛都都响，

這是上海船駛來的時候了；

白鵝潭上，

江流滔滔，

滾滾惡浪！

唉喲，唉喲

鼓起我們的氣力，

挺起我們的胸膛，

把船上的貨物搬運上倉！

這兒是太古，

那兒是招商；

我們肩上千斤重，

一包一包挺硬扛！

看呵，起重機高低的上落，
聽呵，馬達嗒嗒的呼號，
站穩呵，梯橋滑滑的震動，
抵住呵，餓肚嗚嗚的發响！

我們那管有多少氣力？

我們要喫的是兩餐米糧；

飢餓怕不了辛苦，

手足在上下趕忙！

唉喲，唉喲，

挺硬上！

不要躊躇，

不要觀望；

把大眾的前途，

放上我們的肩膀，

捏緊我們的拳頭，

集中我們的力量，

唉喲，唉喲，唉喲

上！上！上！

擔泥歌

鋤呀鋤，擔呀擔！

一擔又一擔，

貧窮好比爛泥坑。

鋤呀鋤，擔呀擔！

一擔又一擔，

天天從朝擔到晚。

鋤呀鋤，擔呀擔！

一擔又一擔，

雨淋日晒行路難。

鋤呀鋤，擔呀擔！

一擔又一擔，

我們活在污泥間。

鋤呀鋤，擔呀擔！

一擔又一擔，

辛，辛，辛，苦，苦，混兩餐。

鋤呀鋤，擔呀擔！

一擔又一擔，

高高低低山上山。

鋤呀鋤，擔呀擔！

一擔又一擔，

飢呀寒呀呀偷閒。

我們的家鄉

十二月的冬來了，

的，我們的家鄉，

我們的家鄉，

陌上的桑已經枯槁，

桑地也一塊塊的乾裂了，

一造，二造，三造（註一）

苦苦地捱過，

把希望吊在心窩；

那知桑葉繭兒賣不脫：

肚子餓難熬，

官廳來催稅，

地主要收租；

賣了女兒還不够化算，

一家八口難擔負。

啲啻啲！啲啻啲！

血汗換不到米糧，

白天要開田上塲；（註二）

夜裡沒得睡，

一聲聲計算更鼓响，

守着蠶兒等天光。

活了幾十個立秋，（註三）

想不到世界變成這模樣，

我們看不到光明的太陽。

自從絲廠關了門，

家裡更加鬧飢荒，

大的女兒都歇工，

手停口停靠天養；

織布工價更低賤，

三日一疋六丈長；

老天真不管人命，

裹緊肚皮待死亡。

衣服什物典當盡，

房舍折毀亦光光！

喲！那兒是我們的棲身場所？

我們住的是爛泥漿的茅房。

我們沒有土地，

我們沒有犁鋤，

我們一切都沒有了，

我們剩下一身骨，一層皮；

我們的生命已奄奄一息，

我們不能活生生的等死。

我們要起來掙扎，

衝破這死亡的日子。

我們要創造新的天地！

喲，我們喲，烈火在揚，

生命在震蕩。

聽，噹，噹，噹，

聽，噹，噹，噹，

是那兒的聲响？

是那兒的聲响？

看呀！明朝的太陽，

看呀！明朝我們的家鄉！

一九三五，十一，於深夜寒風中

註一：一造，二造是南順養蠶的名稱。

註二：棚是田野的意思。

註三：立秋是指時令，即一個立秋為一年。

別 廈 門

別了，廈門，

讓南普陀印下我的足跡，

讓浪花歡送我的行旌，

我的心，願爲一葉扁舟，

飄飄的走盡無涯的海程！

別了，廈門，

你南方偉大的海港，

你美麗的風光，

鼓浪嶼在你的面前，

你當着港滬的要衝！

別了，廈門，

海波載着我的心；

我是陌生的旅人，

我們那時候再能相見？

一九三七，二月八日北上于船離廈門

登吳淞砲臺

我登上這歷劫後的吳淞砲臺；

眺臨着黃浦江岸，

水光接天，海霧在橫空飛捲，

瀰漫了吳淞的邊際。

黃浦，上海的咽喉，

華中的門戶，

像一條長虹劃過天際，

吼起一二八的浪濤！

我踏上你的江干，

遙望你吟嘯起海上的暴風雨；

震醒中華民族的沉夢，

趕掉敵人的鐵騎！

我是中華民族的兒子，

黃帝的後裔，

和你有幾千年的血緣；

你是我們的褓姆！

我聽着你昔日的吼聲，

和你起了共鳴的回響；

敵國的軍艦躺在你的懷中，

你的碧血濺激太陽旗上！

誰說中華民族是懦怯的奴隸？

你使敵人三易主帥；

我們祖宗的廬墓賴你保存，

我們的家鄉賴你守衛！

暮春三月，

草長鶯飛；

你和敵人量一個長短，

你轟動全世界！

美麗的江南，

籠罩着火藥與血腥；

敵人的鐵鳥在天空縱橫，

炸毀我們的城鎮！

真茹，開北，南翔，

連天的烽火震蕩；

繁華燦爛的屋宇，

變成瓦礫之場！

你把敵人的鐵騎擒住！

你把敵人的鐵鳥擊墜！

敵人利用租界做護身的障壁，

你却用肉彈衝擊。

全國大眾的靈魂給你激動，

熱血像怒潮的翻湧；

一顆心是一個炸彈，

一個頭顱是一度戰壘。

你死守了三個月的吳淞，

帝國主義的鷹犬，

爲了自身的利益；

挺身出來調協。

在香港酒的歡快聲中，

成立了「淞滬協定」；

撤退了我們的駐兵，

我們寫下一頁的血跡！

如今，我憑吊着你荒涼的戰場，

離離的衰草埋葬戰士的白骨，

一片寒煙伴着殘堡廢壘，

幾十口斷炮鏽上斑駁的紋跡！

兩三個兵士守着你額垣敗壁，

我們的熱血禁不住衝激；

我們瞭望着遼遠的海天，

我們踐踏着零亂的瓦礫！

邊塞的風雲又連天翻捲，

綏遠的前綫正在告急；

萬千顆心築成新的長城，

防衛着敵人侵入我們的邊境！

我們集在光明的麾旗底下，

把五千年歷史的恥辱掃雪；

你黃浦江的怒濤咆哮！

你吳淞的砲口迎着敵人射擊！

送友人赴東京

別了，鄔雄！

你遠行者的信心喲，

願和我們永遠相聯結！

你東方的祖國喲，

正在暴風雨中旋轉！

殖民地大眾，

正抵抗帝國主義的狩獵。

別了，鄔雄！

太平洋的浪濤正在翻湧。

你遠行者的鵠標喲，

願和我們永遠一致！

你高唱着海燕之歌吧，

你高舉起光明的行旌吧，

我們的手遙遙握在一起！

別了，鄔雄！

珠江的怒潮歡送着你，

你遠行者的足步喲，

我們預祝你征途的勝利！

贈綏遠將士

風在動盪，

血在狂湧；

中華民族解放的劇詩在排演，

親愛的弟兄呵，

英勇地跑上前綫！

血腥的魔手，

伸到我們的胸前；

親愛的弟兄呵，

壯烈地和敵人搏戰！

是時候了，
大地噴出了火，
冒起了煙；
親愛的弟兄呵，
全民衆都是你們的隊伍！

全民衆要用血，
寫成中華民族解放的歷史；
全民衆要用骨，
築起中華民族解放的堡壘！
親愛的弟兄呵，
堅決地奪取最後的勝利

出 獄

朋友，

想不到今天，

在這兒會握手相見。

這是一場夢呵，

我不會相信！

我們不見兩個月了，

聽說你被捕，

我呵，

我默默無言。

黑暗覆蓋了大地，

憤怒咬住我的心，

毒箭投射我的胸口，

我流不出淚。

靈魂壓下千萬斤的重壓

我盼望着你的消息，

我懷念着你在受罪，

我的心臟撕成碎片，

我的神經爆裂。

你是有血性的人類，

你不甘心給敵人活埋，

爲了民族解放你不怕犧牲，
爲了爭取自由你不怕死！

你說：「生命算什麼

只要有代價。」

我想起了你，

想起了和你同樣受難的人們。

想不到今天大家還會重見！

在鐵蹄下你拼命掙扎，

從黑暗中奪過光明，

自由握在你的手上，

我們傾瀉出久別的热情。

然而，暴風雨又趕來了，

敵人的飛機，

軋軋的在我們頭頂，

我們在暴風雨中支持，

在鬥爭的洪爐中鎔鑄！

鐵鍊鎖不住反抗的心，

用我們的力，

扭碎奴隸的枷鎖！

用我們的血，

洗淨人間的囚牢！

怒濤吟

被時代的怒濤激動了的心，
不要在夢裡獨自的呻吟；
過去的殘稿讓牠成了化石，
展開一頁熱望的新生。
用鐵與石鎚擊出熱力，
走出了感傷的泥坑；
爲什流下弱者的眼淚？
洗不淨黑暗的血痕。
滔滔的巨浪向前排湧，
大江上湧起澎湃的聲音！

讓怒濤衝毀人類的礁石，
讓怒濤衝毀人類的鐵欄！
讓怒濤洗淨人間的腐爛，
讓怒濤洗淨人間的污斑！
真理在前，勇敢行進，
我們拍着怒濤呀不要毀滅！
我們拍着怒濤呀不要沉淪！

一九三六，五月

舊的世界

不要悲哀，不要流淚，

讓過去凝結成冰塊；

硬着頭皮挺直軀幹，

任由狂風暴雨，打到身上來！

舊的時代，向新的交替，

不怕一枝枝暗箭伏在周圍；

抵擋住當前的磨難，

誰也不願意再支持這舊的世界？

一九三五，四月

新年曲

有誰能够拉住歷史的車輪？

有誰能够阻止年光的轉換？

一九三六年唱起舊時代的終曲，

我們歡迎一九三七年的誕生！

用不着爲過去留戀低吟，

用不着爲過去哀傷悲憤，

新的日子正在孕育，

新的世界正在開墾。

歷史的波濤浩浩震盪，

舊的淹沒，新的翻騰。

光輝的一九三七要我們創造，

艱鉅的一九三七要我們拓關！

誰拉住歷史的車輪，

誰就是我們的仇敵！

讓苦難的一九三六年過去，

我們來歡迎戰鬥的一九三七！

一九三七，元旦日

今天

北

今天，結算清過去的賬，
灰黯的朦朧的讓它躲藏。
把住一個健康的心，
不再兩腳茫茫踏着黑暗。
撥開雲霧看一看青天，
新的日子不許幻想。
生活不是爲了貪慾，頹唐，
趕掉怯懦的已往。
苦難中鑄鍊新的信仰，
燃着真理的火把步步挺進，
東方突起了一血紅的太陽。

工廠頌

工廠，你偉大的物質的製造者喲！

在你的胸膛中，

你燃燒着宇宙的熱力，

你激動着時代的靈魂，

你元滿了生的強力，

你改變自然，創造歷史。

在你底偉大的熔爐中，

你咆哮，你震蕩，

你叫醒弱者的心，

把他們一顆顆聯起，

跟你底鐵輪飛奔。

是你，推動人類生活的進展，

是你，閃耀着廿世紀的火星，

是你，劃成人類集團的界限，

是你，鑄自然的精英，

喲，工廠，你物質文明的褓姆，

你偉大的製造者！

在你的胸膛中，

你已撥响了歷史的琴絃了呵！

我歌唱

我歌唱，

歌唱我的力量

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中生長！

我要鍛鍊成鐵的剛強！

我
鋼的剛強！

在砂礫裡磨擦出金光！

我歌唱，

歌唱我的力量，

我的生命如早晨的太陽，
皆負着真理和勇敢，
在大地上投放出金光！

我歌唱，

歌唱我的力量，

我的生命，

在浪花裡生長，

衝激着一切阻力向前勇往，

浪濤裡閃耀出金光！

我歌唱，歌唱，

我的歌聲如鷹擊飛揚，
擊入每個人的心坎，
真理是我的信仰，
自由是我的方向。
我的歌聲，
要在天空，在海洋，
在大地震盪！

一九三七，五，十八早

後記

提起「桑野」這一個名字，就使我聯想到我的故鄉。

幾年來，我的故鄉在極度的蠶桑衰落中而荒涼冷落了。我每一次返鄉，總帶回來沉重的憂鬱和悽愴！

這本集子，就算我對於故鄉的一點小小紀念。

由於我個人生活經驗的貧弱，創作技巧的幼稚，這裡所收集的二十篇詩，對於現實生活的反映，摹描·表現，自然是不够力量的；今後我只有更從實生活裡去學習，使真正能够歌唱出真實的東西，使詩歌做到「大衆化」，而不是幾個詩人官能的享樂。這是我寫詩的信念，也是我對於真理的企求。

這集子的出版，我當以十二分的熱誠來致謝諸位鞭策我鼓勵我的朋友：

潤楚師澤鑒兄都爲我盡了不少的力量。

李樺先生在百忙的炎夏中給我作封面和木刻插圖，使這集子得到質樸有力的潤飾。

蒲風雷石榆二位先生從遠方爲我寫序，指示出我詩中的許多缺點。

澤英兄在百忙的功課中爲我校閱。

這一切都使我衷心感激！

蘆荻

一九三七，五，十七早